

G r e a t

L i t e r a t u r e

A List by *Su Tong*

苏童

外国小说读本

一生的文学珍藏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

我们希望这些“影响”了一个作家心灵成长的名篇，也能够“影响”你，并滋养、唤醒你心灵中的经典情怀，故园之思。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得好：“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确实，惟有当你的记忆、想像和沉睡的心被唤醒之后，你的阅读才算真正开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苏童 选编

一生的文学珍藏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

Great Literature: A List by Su To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响了我的二十篇小说.外国卷/(奥)卡夫卡(Kafka, F.)等著;苏童选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一生的文学珍藏)

ISBN 7-5306-4178-6

I.影... II.①卡... ②苏... III.小说—作品集—外国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462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3.5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35.00元

谢有顺

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记忆，阅读肯定是其中之一。有人将阅读当作“划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界限”（贺麟），也有人将阅读视为“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梁实秋），这些都非夸张之词。书里乾坤，纸上心迹，记载的都是前人的智慧和学识，后来者借着读其书，便能与其心灵相通，受其教益，为之熏陶，以致远避世俗的侵蚀，渐达高远的境界，不亦快哉？因此，宋人黄庭坚有言：“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按照黄庭坚的标准，现代人的面目或许已经相当可疑了——在信息时代，人们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读书早已不再是现代人的独一选择。随着网络文化的兴盛，影视霸权的确立，手机短信的风靡，人与书的亲密关系正在面临考验。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阅读已被边缘化，文学经典也备受嘲讽，此风渐长之后，现代人离“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境界实已不远矣。

一个语言无味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显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因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并不会从这个世界里生产出来。这个时候，就不由得让人想念起文学来了——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正是软化人心、创造梦想。诚如台湾作家张大春所说，文学带给人的往往是“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它不能帮助人解决人生问题，它的存在，只是“一个梦、一则幻想”而已。

然而，谁都不能否认，只有那种存着梦想的人生，才是真的人生。

文学就是做梦。因为有了这个梦，单调的生活将变得复杂，窄小的心灵将变得广阔。文学鼓励我们用别人的故事来补充自己的生活经历，也鼓励我们用别人的体验来扩展自己的精神边界——每一次阅读，我们仿佛都是在造访自己的另一种人生，甚至，阅读还可以使我们经历别人的人生，分享别人的伤感。比如，公元742年，诗人李白游历东晋名士谢安旧处后，写下了著名的《东山吟》：“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这本是李白的个人感叹，但自从这首诗流传以来，李白的慨叹就一直被无

数的人所分享。是啊，当年那如花似玉的“他妓”已化作“古坟荒草”，但“今朝如花月”的“我妓”呢，百年之后，还不照样成为一堆“古坟荒草”供后人缅怀？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贩夫走卒、乞丐傻瓜，结局并无二样。由此想来，一种旷世的悲凉就会油然而生——于是，大诗人李白那惊天动地的“怅然”，我们这些小人物也在阅读中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

这就是文学所创造的奇迹。能被这样的奇迹所照亮的人生，一定会特别绚丽和灿烂。因此，继《优雅的汉语》之后，我们又策划了这套《一生的文学珍藏》。所谓“文学珍藏”，是指这些作品都是必须读的，也是值得一读再读的。贾平凹选编的外国散文读本，格非选编的中国小说读本，苏童选编的外国小说读本，篇幅虽然不大，但有此几册选本在手，读者大致是可以窥见好小说、好散文的动人面貌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我全部的人生都被概括进了我的小说”，这话是可信的。因此，苏童、格非选编的小说读本，能让你认识四十种人生，而贾平凹选编的散文读本，则能让你靠近五十颗伟大的心灵。这些既是选编者个人的阅读“影响”史，也是读者的入门文学读物——如果你了解文学的秘密，又有心于写作，那么，这几部选本里的作品，实在是最低限度的阅读篇目了。

我们希望这些“影响”了一个作家心灵成长的名篇，也能够“影响”你，并唤醒你内心深处记忆和想像。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说得好：“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确实，一个被唤醒的人，他和文学的距离是最近的。

2005年3月28日，广州

孩子们打开他们的百宝箱，箱子里的东西不一定是别人心目中的宝物，但一定是箱子的主人所珍爱的，一堆杂物，因为凝结着收藏者的感情和记忆，自然闪烁着珍奇的光芒，百宝箱便也有了毋须商榷的价值，现在我做的这件事，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百宝箱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的时候有一种强加于人的粗鲁，一意孤行的执着，好在里面的都是小说，不读不知好歹，就像孩子们用天真烂漫绑架别人的目光，选家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惟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当然，关键词仍然是影响。

影响——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可以倒背如流。他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后者的狂热。“雷德利亚神父在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这是《佩德罗·巴拉莫》中的某一节的开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熟？当然，这令人想起著名的《百年孤独》的开篇部分，比较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人们通常把这著名的句式当做马尔克斯的注册商标，却不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对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脱帽致敬。

“发现胡安·鲁尔弗，就像发现弗兰茨·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篇章。”马尔克斯在谈及胡安·鲁尔弗时强调了一个前辈作家如何占据了一个后来者的记忆。记忆，散漫的或者有条不紊的记忆，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本质体现。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出版于二十四年前(当时的书价为0.79元。如今是再也找不到有如此性价比的小说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无端地蔑视传统，对于当时最新的翻译小说的阅读更像是一次次的技术解密工作。但是《佩德罗·巴拉莫》带给我的是震惊，震惊之后是一种崩溃感，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在遇见一座奇峻的小说高山之后的崩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说文本。不知道是写作者的思想还是回忆在飞翔，不知道是写作者的身体还是心灵在穿越，穿越一个个村庄，“这个村庄充满了回声”，“有的村庄具有一些不幸的味道”。穿越一个个传奇的佩德罗·巴拉莫(这

个英雄是幽灵还是一个活人?),我所有的生活常识和文学常识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作品中,试图勾勒什么是徒劳的,因为文字的魔力使人晕眩并且失去了抒发读后感的能力,《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无界线的小说,叙述与想象没有界线,死者和活人没有界线,真实和虚幻没有界线,时间和坐标都被消灭了,被消灭的还有我迷信的定向思维。从此我知道小说的空间不是文字与世界的简单二维空间,它是一个神秘的不可预设的多维空间。

这里选的另一部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也事关二十年前的阅读记忆。我上高中时用有限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读到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篇《伤心咖啡馆之歌》,我至今说不清楚我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由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可以怀疑的一点是:我对那类仿哥特式小说有本能的兴趣,这是一个曾经钟情于侦探推理小说的青年人觉醒之后的合理延续。小镇酒馆“有钱的爱密利亚小姐”、“贫困潦倒的罗锅表哥李蒙”组合成一个充分满足猎奇心的舞台(尽管现在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小镇的舞台)。百叶窗开合,室内光线阴暗,女主人“脸上有一种严峻粗犷的表情”,而且“有点斜眼”,性格乖僻对人充满敌意,男主人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的驼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舞台边缘站着永远无所事事飞短流长的小镇人。这样的舞台,上演什么样的戏合适?当然是一出阴郁怪诞的神秘恐怖的戏(多少带有一点血腥味的),哥特式小说的圈套诱惑你怀着低级的向往期望着什么,但渐渐地你发现所有的主题都被巧妙地偷换过了,阴郁怪诞的是爱密利亚小姐对驼子热烈的爱情,神秘恐怖的是驼子李蒙表哥的内心世界,没有谋杀,但有比谋杀更加残酷的羞辱与背叛,没有血腥味,但有比死人更伤心的结局。我想这也是英年早逝的卡森·麦卡勒斯小姐给这部小说取名的由来。

巧合的是我喜欢的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也是被认为带有哥特式小说风格的,我不得不承认它与《伤心咖啡馆之歌》读来有息息相关之气,从写作时间上推断,《伤心咖啡馆之歌》有可能是受了这一朵“玫瑰”的影响,但这不是我探讨的问题,我一直想努力和读者一起弄清楚的是:一部好小说的外部动力可不可以是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小说?众多热爱福克纳的人会下意识地问,为什么把低级的哥特式小说与伟大的福克纳相比呢?我打赌这不会是福克纳先生本人的反应。最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可能是最民主的最无成见的,不耻下问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态度。《玫瑰》区别于福克纳其他波澜壮阔深刻沉重的长篇巨制,显得那么精致易读,在我看来,与其说他借助了哥特式小说阴沉怪诞的叙述气氛,不如说是这类小说中人物推开沉重大门的动作给了他非凡的灵感,于是他在短短的篇幅中完成了两个推门动作,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居住的破败宅屋的尘封之门,还有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的内心之门,

这么直接，这么精妙绝伦，我们最后看见的是比《伤心》的结尾更加惊人的场景，看见爱米丽小姐尘封四十年的房间，死去多年的情人依然躺在她的床上，看见“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爱米丽小姐其实也是躺在那儿的，她的内心一直孤独地躺在那儿，是一颗世界上最孤独的女人之心。读哥特式小说是要让你害怕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当然也让人害怕，不过由于圣手点化，恐惧不是因为恐惧引起，是为了一种尖锐的孤独和悲伤。

说到孤独，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肉眼见不到的现实，孤独是人类困境中最大的沼泽地。优秀的文学家关注着这样的现实。霍桑的《威克菲尔德》这个短篇带给我的震动不比他著名的长篇《红字》弱小，一个离家出走的男人，他的隐秘的栖息地竟然是离家不远的另一个街区，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每天可以路过家门，暗中观察家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设置首先就先声夺人了。这个男人要干什么？他恐惧什么？逃避什么？离家出走的直线距离不到千米，反而让人有兴趣丈量别的更多的距离，比如离开社会的距离，离开道德的距离，自由的最佳距离等等，以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孤独者极其智慧的自救方式，躲在近处，失踪二十年后再回来，这几乎是某些人在暗夜里的一次胡思乱想，霍桑在一百年前就将它昭示于天下，写出来，竟成了一部鬼斧神工的小说。霍桑对人的困境的解决方法当然不可复制，在博尔赫斯的《第三者》中，相依为命的贫苦兄弟不巧爱上了同一个风尘女子而不能自拔，为了免于不坚固的爱情破坏坚固的兄弟之情，他们的选择是摆脱爱情，摆脱的方法却是充满罪恶的，他们杀了那个女人。也许读者会惊讶于优雅的博尔赫斯写出如此暴力的结局，而且他让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小说里顺理成章，成为人物的最后的出路，我也觉得意外，但我想这是因为最优秀的作家不给自己设置任何法令吧，他无须回避暴力，因为他不宣扬暴力，他所关心的是人的挣扎，人的境遇，以及种种有效或无效的自救方式。

作家总是会用作家的手段表达人类境遇，比如象征，比如反讽，无论它多么古老陈腐，多么容易让人识破，却像是农夫手中无法抛弃的农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广为人知，自不必多说。在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中，失去记忆作为一次性象征贯彻始终，极其有效地渲染了人的困境，而集体性的失忆（以身份不明的美女和心怀鬼胎的嫖客为代表）似乎可以看作一次对人的情感统计，尽管这统计消极到令人沮丧。更加直接而令人不快的统计发生在迪诺·布扎蒂的《七层楼》中，那个意大利作家干脆用七层楼统计一切，下降是他对人的处境的所有看法，由此，他异常麻利冷酷地把人物一层层推下去，从七层推到一层，直至推向深渊，而君特·格拉斯的《左撇子》相比之下显得孔武有力，但我们看到两个矫正左撇子的人最后是用枪解决问题时，我们不幸地回到了象征手法的基本温习中，左撇子到底是谁，用枪解决的到底是哪些问题，谁

的问题?这一问也许多余,问小说的意图,有时候问得人忧心忡忡起来,也不知是好是坏。惟一确凿的是象征的力量永远不死,或许可以说,没有落伍的艺术手段,只有落伍的使用者吧。

貌似平静的世界潜藏着太多不平常的细节,而平常与不平常都不可忽略,好多作家都在记录这样那样的细节,它们来自于所谓的日常生活。记录因记录者的姿态和性格各异,你会闻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味,各种各样人的气味(包括体味)。细节永远是深入人心的。这类的小说帮助我们回味他人的生活,也回味自己,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他人,也认识自我。我本人一直钟爱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就是这么个传达生活的气味的人。卡弗对当代普通人生活有着细如发丝的洞察力和一种天然的平等温暖的视觉态度,他的同情心和他的简洁朴实的文风一样毫无矫饰。《马辔头》里的霍利茨一家破产以后从头再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破产,一家人再次迁徙,留下一只马辔头,散发着无比悲凉的气息,掩卷之后,人走茶不凉,读者是可以清晰地闻到那种气味的,是令人心冷的铁的气味。有点酸楚,有点沉重。生活和人的灵魂同样充满褶皱,褶皱中有严重的挫伤,有好多暧昧不清的地方,作家要指给人们看,有的像雷蒙德·卡弗用粗壮有力的手指,有的则用细长灵巧的手指,比如加拿大女作家门罗,她的《办公室》只是记叙了一个家庭妇女租用一间办公室写作的故事,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几天交往,如此日常化的叙述手段,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翻开那些褶皱,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与《办公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有普里切特的《潜水夫》、约翰·契弗的《巨型收音机》等等,它们都让我们看见了某些被遮盖的事物,让我们听见了寻常生活中某些不寻常的回声。

作为一个选编者来说,我已经说得太多。或许小说没有写什么的问题,只有怎么写的问题,而怎么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宽阔到无边无际的天问,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所有来自阅读的惊喜,终将回到不知名的阅读者身体内部或者心灵深处。另外,就像童话之于我们的儿女,我一直觉得短篇小说很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好。当然阅读从来没有时限,《圣诞节忆旧》中那个善良而孩子气的老妇人在十一月的早晨醒来时会大声对孩子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如果我们在“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是读小说的好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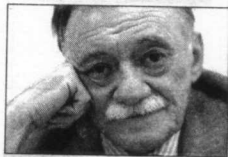
- 7 阿内西阿美女皇后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1)
- 8 左撇子 [德] 君特·格拉斯 (6)
- 9 办公室 [加拿大] 艾丽丝·门罗 (12)
- 10 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 [英] 伊弗林·沃 (26)
- 11 潜水夫 [英] 维克多·普里切特 (34)
- 12 七层楼 [意] 迪诺·布扎蒂 (47)
- 13 美女与怪物 [法] 诺尔·夏特莱 (60)
- 14 饥饿艺术家 [奥] 弗兰茨·卡夫卡 (69)
- 15 巨型收音机 [美] 约翰·契弗 (78)
- 16 佩德罗·巴拉莫 [墨西哥] 胡安·鲁尔弗 (89)
- 17 伤心咖啡馆之歌 [美] 卡森·麦卡勒斯 (189)
- 18 威克菲尔德 [美] 纳撒尼尔·霍桑 (244)
- 19 万卡 [俄] 安东·契诃夫 (253)
- 20 羊脂球 [法] 居伊·德·莫泊桑 (258)
- 21 傻瓜吉姆佩尔 [美] 艾萨克·辛格 (295)
- 22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美] 威廉·福克纳 (309)
- 23 阿拉比 [爱尔兰] 詹姆斯·乔伊斯 (319)
- 24 第三者 [阿根廷] 豪尔赫·博尔赫斯 (325)
- 25 圣诞节忆旧 [美] 杜鲁门·卡波特 (330)
- 26 马辔头 [美] 雷蒙德·卡弗 (342)

阿内西阿^①美女皇后

①意为缺乏记忆、健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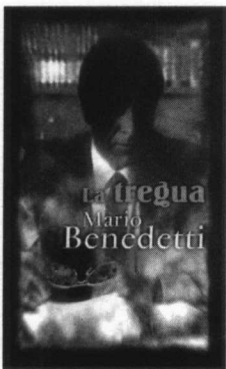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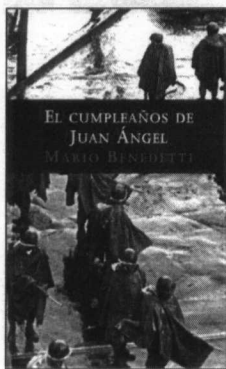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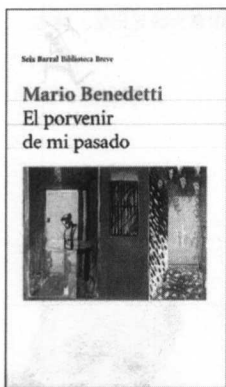
【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

马里奥·贝内德蒂(Mario Benedetti, 1920—), 乌拉圭文坛泰斗, 1999年6月曾荣获第八届索菲娅王后拉丁美洲诗歌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断》、《感谢火》、《破角的春天》、《遗忘的记忆》和短篇小说集《乡愁》、《脑筋急转弯及其他》等。其中长篇小说《情断》已有中译本。



贝内德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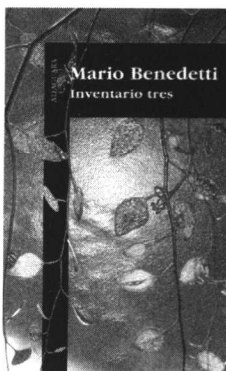
姑娘睁开了眼睛, 顿时惶恐不安。她什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自己的名字、年龄, 以及身体特征。她只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咖啡色的裙子和一件奶黄色的上衣。她没有带手提包。手表的指针指着四点一刻。她感到舌头麻酥酥的, 太阳穴跳个不停。她看了看自己的手, 发现指甲上涂着一层透明的釉质。她坐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中的一个长凳上, 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古老的喷泉, 装点着几个小天使和三个平行的水泥盘子。在她眼里, 这一切显得异常恐怖。从她坐的长凳那头可以看到几块大招牌: 诺加罗商店、俱乐部电影院、波尔莱依家具店、马尔查商店、民族主义党。她看到在她左脚边上有一块呈三角形的镜片, 便把它拾了起来。当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张脸时, 她意识到她之所以这样做, 纯粹是病态的好奇心所驱使。她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张脸, 它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回忆。她试图估摸着自己的年龄。“我难道有十六岁或者十七岁了?” 她想道。奇怪得很, 她居然还能记起事物的称谓(她知道这是长板凳, 那是柱子, 那是喷泉, 远处那个是广告牌), 但是她怎么也无法确定自己所处的空间和时间。她再一次大声地说着: 是啊! 我应该有十六岁或十七岁了。但她这样做无非是要证明这是一句正确的西班牙语句子。她又问自己: 你还会说其他什么语言? 但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尽管如此,



她却得到了一种宽慰的、宁静的甚至天真烂漫的感觉。当然她也感到很吃惊，但这一惊讶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不悦。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来倒比发生其他别的事情要好得多，但愿那些卑劣、可怕的东西永远置于脑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在她的头上树叶的绿色呈现出两种色调，而天空几乎一点也看不到。一群鸽子向她走来，很快又失望地离去。实际上，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它们。人们从她坐着的长凳子旁漫不经心地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只有几个小伙子关注地看了看她，她准备和他们说一会儿话，甚至于深谈一阵子，但是那些反复无常的观赏者最终克服了他们的犹豫，又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就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从人群中走来。这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子，衣冠楚楚，头发梳得锃亮，领带上别着一个夹子，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凭直觉她意识到他会走过来同她说话。她想：“难道他认出我来了吗？”她真害怕这个男子重新又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她沉醉于这种惬意的忘却之中。但是这个男子只是走过来问她：“怎么啦，小姐？”她看了他好一会儿。这个男子的脸给了她一种信任感，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能给她信任感。“刚才，在广场上，我一睁开眼就什么也记不住了，过去的一切一切我都忘得一干二净。”她认为没有必要再作更多的解释。当她看到这个男子冲她笑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也笑了。他向她伸出手并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尔丹，费利克斯·罗尔丹。”“我记不住自己叫什么名字。”她回答道，并握了握他的手。“没有关系，您不能老呆在这里，跟我走，好吗？”当然，她是很愿意的。她站了起来，看了看又一次向她围拢过来的鸽子，心里想：“我够走运的！”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轻轻地挽着她的胳膊肘，并向她提议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离这儿很近，”他说道。对这位小姐来说近一点远一点根本无所谓，此时她感到自己是一名观光客。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并不陌生，然而，具体细节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她本能地用自己瘦弱的胳膊去挎那男子粗壮的胳膊。他穿的衣服很柔软，好像是用一种精梳布制成的，肯定贵得要命。她仰着脖子往上看去(这个男子个儿很高)，并对他笑了笑。他也冲着她笑了笑，这一次他微微地露出了牙齿。她看清楚了他镶有一颗金牙，她并没有问他这座城市叫什么，倒是他主

动地告诉她，他们现在在蒙得维的亚。他的话犹如沉石下井，没有得到丝毫反应。现在他们走在一条狭窄的马路上，两旁路砖七高八低，正在施工的工地到处可见。汽车贴着路边奔驰而过，溅起不少泥水。她伸出手擦了擦溅在腿上的泥点，这时候她看到自己没有穿袜子，突然她记起了袜子这个单词。她抬起头看见了一些空荡荡的旧阳台，那里晒着几件衣服并站着一个穿着睡衣的男子。她突然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我们到了。”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站在一座大门前说道。她第一个进了门。在自动电梯里，那个男子按了按指示五层的键。他一言不发，只是死死地盯着她看，她却用充满信任的目光回报了他。当他取出钥匙打开房门时，她发现他右手上带着一个结婚戒指，还带着一个嵌有红宝石的戒指，她记不清红宝石这个词怎么说了。房间里没有别人。房门一打开，从房间里面发出一股类似牢房的臭味，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打开了窗户，让她坐在其中一把大椅子上，然后拿来了酒杯、冰块和威士忌酒。她记起了酒杯和冰块这两个单词，但怎么也想不起威士忌酒怎么叫法。喝了第一口酒，她咳嗽了，但感到很舒服。她用目光把屋里的家具、墙壁和壁画打量了一番，她认为尽管从整体上看布置得不够协调，但布局还甚为生动活泼，因此她没有提出异议。她又一次看了看他，心里很坦然，很有安全感。“但愿从此以后再也记不起过去的往事。”她想。这时候，这个男子一阵狂笑，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喂，小妖精，现在在这个屋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得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她重新咳嗽了起来，并把眼睛睁得圆圆的。“我不是已经跟您说过了吗？我记不清自己的名字了。”她发现这个男子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越来越粗俗，越发缺乏绅士风度，就好像从他领带夹子下面或从他穿的精梳布制成的衣服下面散发出一股俗不可耐的味道，流露出一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厌恶感。“你是阿内西阿美女皇后，对吗？”而这是什么意思呢？她一点也不懂。她开始感到害怕，既害怕目前所处的荒诞的处境，也害怕深不可测的往事。“嗨，阿内西阿美女皇后，”男子又一阵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很有魅力？我发誓我是第一次交如此桃花运，你太诱人了！”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的手开始向她伸来。难道这是连着刚才在广场上她主



AHORA VALE LA PENLA
Ahora vale la pena.
Dios
se quedó dormido.

Todos sabemos que esto
no es
definitivo
que es una suerte loca
quizá un breve
delirio.

Ahora vale la pena
vivir
aunque haga frío
aunque la tarde vuele.
O no vuele.
Es lo mismo.

Ahora sí
pero luego
si Dios no se despierta
qué pasará
diosmío.

动搀扶过的强壮胳膊的那只手吗?严格说来这是另一只手。这是一只毛烘烘的、多情的、极其有力的手。她吓得不知所措,陷于完全无能为力的境地。他的手已摸到她的衣服领口,还企图往里面伸进去。但是四粒扣子挡住了他的邪念。这时他的手用力向下一拽,三粒扣子一下子被拽掉了,其中一粒扣子一直滚到墙角撞个粉碎。就在发出这一声响的同时,两人都呆住了。姑娘利用这一突如其来的短暂时刻,一下子坐了起来,手里还握着杯子。那个叫罗尔丹的男子又一次向她扑来。她意识到那家伙想把她推倒在一张绿色面子的大沙发上。他嘴里不停地喊道:“小妖精,我的小妖精。”此时她感到那个家伙喘着粗气先是啃她的脖子,然后啃她的耳朵,最后咬她的嘴唇。她意识到那双强有力的、令人作呕的手企图解开她的衣服。她预感自己快要窒息而死,再也动弹不得。这时她看到了她手里还紧握着盛有威士忌酒的杯子。她再一次以超人的力气半坐了起来,用手里的杯子砸罗尔丹的脸部。他往后踉跄了几步,终于跌倒在绿面子的沙发旁。姑娘害怕极了,她从男子身上跳过,最后扔掉了杯子(杯子掉在地毯上,却没有破碎)。她向门口冲去,开了门,走过走廊,胆战心惊地下了五层楼。当然她是从楼梯走下楼的。在街上,她靠着仅剩的一粒扣子把衣服整了整,然后一溜烟地跑了。怀着恐惧、焦虑、悲伤的心情,她一直思考着:“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忘掉。”她认出了广场,认出了原先在这儿坐过的长凳子。长凳子还空着,她就坐了上去。其中一个鸽子在打量着她,她却无心去搭理它。她心中只有一个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念头:“我应该把自己彻底地忘掉。上帝啊!帮我把这耻辱忘掉吧!”她把头往后一仰,似乎感觉自己快要昏厥过去。

姑娘睁开了眼睛,顿时惶恐不安。她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自己的名字、年龄,以及身体特征。她只看到自己身上穿着一条咖啡色的裙子和一件奶黄色的上衣,但上衣缺了三粒扣子。她没有带手提包。手表的指针指着七点三十五分。她坐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中的一个长凳上,在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古老的喷泉,装点着几个小天使和三个平行的水泥盘子。在她眼里,这一切显得异常恐怖。从她坐的长凳那头可以看到几块

大招牌：诺加罗商店、俱乐部电影院、波尔莱依家具店、马尔查商店、民族主义党。她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尽管如此，她却得到了一种宽慰的、宁静的甚至天真烂漫的感觉。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来倒比发生其他别的事情要好得多，但愿那些卑劣、可怕的东西永远置于脑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领着孩子、带着公文包、拿着雨伞的人群从她坐的长凳旁走过。这时候，有一个人从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走来。这是一个五十岁开外的男子，衣冠楚楚，头发梳得锃亮，领带上别着一个夹子，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在一只眼睛上贴着一块白纱布。“难道这个人认得我吗？”她想到。她真害怕这个人又重新勾起她的回忆。她沉醉于这种惬意的忘却之中。但是这个男子只是走过来问她：“怎么啦，小姐？”她看了他好一会儿。这个男子的脸给了她一种信任感，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能给她信任感。她看到他向她伸出了手，并听到他自我介绍道：“我叫罗尔丹，费利克斯·罗尔丹，”在这以后，名字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这时，她站立了起来，本能地用自己瘦弱的胳膊去挎那男子粗壮的胳膊。

刘家海 译



左撇子

[德] 君特·格拉斯



格拉斯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 德国作家, 出生于但泽。他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 但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 与《猫与鼠》、《非常岁月》(亦译《狗与年月》)合称《但泽三部曲》, 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他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1999年9月30日, 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埃里希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们两个都手执武器, 并且下决心使用这种武器打伤对方。我们的武器是上了子弹的。我们举着在长时期的练习中证明有效的, 在每次练习后随即仔细拆洗干净的手枪, 冰凉的金属慢慢变暖了。时间一长, 这样一把手枪就显得像是不会伤人的样子。难道不可以把它当成一支自来水钢笔, 一把分量重的钥匙? 你戴上黑色皮手套, 伸出一只手指, 不也是能把某个经不起惊吓的姑奶奶唬出一声惨叫来的吗? 我决计不敢去想, 埃里希的武器可能打不响, 不会伤害人, 是个玩具。我也知道, 埃里希一刻也不会怀疑我手里握的是把真家伙, 不是开玩笑的。此外, 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前, 我们把手枪拆开, 擦洗, 复又装上, 上好子弹, 打开保险机。我们不是在白日做梦。我们决定用埃里希周末度假的这所小房子, 作为采取我们这次不可避免的行动的地点。因为这所平房离最近的火车站也不止一小时的路程, 所以说相当偏僻, 我们可以设想: 任何一只不受欢迎的耳朵(我是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 都将在离开枪声很远的地方。我们把起居室里的东西全都搬了出去, 画, 大都是狩猎场面和野兽的静态画, 也从墙上取了下来。子

弹当然不应该打在椅子、暖色五斗橱和丰富多彩的镶框油画上。我们也不想射中镜子，或打坏瓷器。我们只想射中我们自己。

我们两个都是左撇子。我们是在协会里认识的。要知道，这个城市里的左撇子，同所有因同类生理缺陷而苦恼的人一样，也建立了一个协会。我们定期聚会，想方设法训练我们那一只、可惜是如此不灵巧的手。有一段时间，一个好心好意的用右手的人来给我们上课。可惜他现在不再来了。协会理事会诸君批评他的教学方法，并认为，协会会员应自力更生，学会改变习惯。于是，我们聚在一起，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把本来为我们设计的集体游戏，同熟练练习结合起来，例如用右手穿针线、倒水、开门、结扣。我们的协会章程里有一条：定叫右手灵巧如左手，否则决不罢休。

这一条尽管动听而有力，可是纯属废话。因为那是我们永远也办不到的。而我们协会里的极端派早就要求删除这句话，代之以：我们要以自己的左手而骄傲，不为自己天生的手的抓握方法而羞愧。

这个口号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仅仅由于它听来慷慨激昂，感情多少豪放一些，才使我们选了这样一句话。埃里希和我——我们两个都属于极端派——完全明白，我们的羞耻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无论在父母家里，在学校里，在军队里，都未能有助于教给我们一种态度，毫不在乎地忍受这种微不足道的痼疾——所谓微不足道，只是同其他在身体上蔓延的面更广的畸形相比而言。这种羞耻心理从童年时伸手跟人握手时就开始产生了。这些叔叔阿姨，母亲方面的女朋友，父亲方面的男同事，这种不可忽视的、使孩子感到前途黯淡的、可怕的家庭场面。你必须同所有的人握手。“不，不是这只手，这不合规矩，这一只才合规矩。你会做对的，伸出小手来，伸出这只友好的小手，多乖，多灵巧，这是惟一正确的，伸出你的右手来！”

我十六岁时，第一次接触一个姑娘。“啊呀，你可是个左撇子！”她失望地说，并把我的手从她的上衣里拽出来。此类回忆，永不磨灭，然而，我们还是要把这句口号——它是埃里希和我草拟的——写进协会章程里去，无非是要以此提出一个肯定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境界。



格拉斯的舞蹈